

旧京史稿

——赵世骏的一件信札

贾双喜 冀亚平

最近，宋荔秋先生将其珍藏了数十年之久的赵世骏《旧京史稿》手札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年逾古稀的宋先生原是中国书店工作人员，一生酷爱金石书画，收藏有不少精品。“十年浩劫”，先生被驱回故里，藏品亦被抄去百余件，其中不乏有散佚者。此卷即是经先生百般努力后方落实政策归还的，旋即捐赠北京图书馆。手札原为王越千所藏，王氏喜赵山木墨迹，喜临赵世骏中堂对联，收藏有赵氏真迹百余件。1932年王病逝后，即归宋氏。几十年来，多人求售，先生均未曾割爱。

赵世骏，字声伯，别号山木，江西南丰人，久居北京。其生年无考，卒于1927年，系陈宝琛的弟子，字学钟（繇）、王（羲之），晚年学褚遂良，寸楷较工，善画花卉。

此卷是赵氏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写给叶适庵的长札（据傅岳芬谓，叶适庵系赵世骏同年而又至亲），计五千三百余字，尾附冯汶玠、高友唐（1934年仲秋）、肖方骏（1935年立冬日）、张伯英（1936年立秋后二日）、杨钟羲、周肇祥（1937年初夏）、冯恕（1938年九秋）彭一卣（1939年长夏）、瞿宣颖（1941年春日）、石荣璋（1948年仲冬）、朱鼎荣（1949年初夏）陆和九（1949年五月）、陶北溟（1950年）、邵章、罗惇爰、高

毓澎（1953年）、商承祚（1954年秋）、徐森玉（1955年9月2日）、宋荔秋（1955年9日）、陈邦怀、启功（1982年）、常任侠（1982年春）、周惠民（1986年上元日）等题跋二十三款，共约四千四百余字。又见柯昌泗为王越千君所藏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所题，现并录于后，以全其事。

信札记叙了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十八日与友相别后至闰八月十八日四个月内北京城内所发生的事情。通过笔者所见所闻，再现了八国联军的残暴，义和团英勇抗御外敌及清朝政府的腐败情景。经与有关书籍相核，材料真实可靠，有些可补史料之不足。现将其标点并略加整理后公之于世，以裨学术界研究之用。文中疏漏舛误之处，我们在其后补上应该用的字，以圆括号区别。

〔端首〕

“荔秋长寿”印

“旧京史稿”

“（王）越千仁兄属”、“袁励准题”

“袁励准印”、“南齐侍从”印

〔本文〕

适庵^①烟台足下：前日忽奉惠札，知出险之后，于七月初间安抵镇江，不觉欣慰至于雀跃不已。五月十八日在敝馆别后，连日与芝公摒挡事件，探询消息，竟未得再至贵寓一谈。嗣奉手札，知已雇定车辆启行，方谓可以至津，遵海而南。不料事变已亟，竟至冒险如此，至今思之，令人心悸。京师自此日乱一日，数日内，城内外遍地设坛，每日数次出队搜杀教民，焚毁教堂。凡洋货店、照像馆之类，悉付一炬。至廿日巳刻，至夜始息。匪徒焚烧屈臣氏西药房暨荣升照像馆同时举火。是日，西南风大作，大栅栏、煤市桥、观音寺、珠宝市、廊房胡同等处并皆延烧，并及

西河沿正阳门楼。于是，前门外精华荟萃之区，悉成灰烬。匪等势焰益张，连日攻扑交民巷，虽少被洋兵击毙，而势不少减。当轴诸公，如端^②、庄^③二邸，澜公^④、刚^⑤、启^⑥、徐^⑦、赵^⑧诸公更推波助澜，鼓舞而倚重之，一若真可以立时尽灭白种者。先是，芝公本因扰攘已亟，欲持眷属送至上海。十九日，公闻事有转机，以炸子桥宅逼近匪墟，乃将家眷搬至敝馆暂避，不料忽遭廿日之警。是日都城迁徙出城者，车声络绎不绝，银钱钞票登时不行，人心大震。又刚毅前于十一日奉命往涿州遣抚义和团众，适于是日回京请安，而外国使馆又有照会，略有四条，内有“索祸首、代管外城地面”诸条款。朝廷乃召见三品以上大臣议之。端、刚、徐诸人力主拳匪，余众和之。枢臣惟王相，王贝勒惟庆邸，大臣中惟立山^⑨及译署^⑩许、袁^⑪诸人谓：外衅不可轻开而已。余则众口一词，或默无一语。徐桐维时又有剿除异类一疏，于是朝局大变，乱已成矣。廿日晚间，即探得此信，乃与芝公彼此商议，以出京暂避为是。连夜雇定车辆，黎明启行，午后至通州登舟（本系先日雇定）。原意本欲至天津，将家眷送上海安顿。芝公与骏则偕仲宣家叔同在天津观变，尚不知津门先已肇乱也。通州一带，其时已被匪徒焚毁甚烈。沿河时见被杀浮尸顺流而下。及廿九日至河西务，则略闻前途有洋兵被匪徒兵勇围住开仗。次日午间至蔡村，警信愈甚，暂泊，嗣探报可至杨村，复行。及抵村下碇，探报皆谓不能前进。其时河中泊舟数百号，匪众持刀挨舟搜查，惟有家眷船只尚不入舟而已。盖其时有胡芸楣侍郎家眷同行，匪徒欲得而甘心，故有此举。不知胡已得信掉舟而上，间道他往，幸不及难也。骏等既知津门万不能至，乃转舵而上，计无可之。返至河西务，探得由此至保府路上可行，乃舍舟登陆。沿途所见红巾持刀之徒往来不绝，唯过焚烧之处，迂道数里，相避而行，六月初三日安抵保定省城。先于途间已闻有明旨宣战，至保又见得邸抄，始知塘沽炮台已被洋兵占据，津门官

军果已与敌开战矣。保府先尚未有拳匪，即有，亦尚畏官府，不敢明目张胆杀人放火。迨至宣战以后，明指匪为义民，始不可制。于是，匪势一如京城，一日数惊，惟官府尚能将匪稍稍笼络。城内教堂由官拆毁，未至放火，然杀人如故。其城外教堂洋人，则较京师焚杀尤酷。拳匪又逼官军会合攻杀教民聚集之各村庄，各城门皆由匪众把守，而京师警闻迭至，谣言数起，山西路已不通。山东拳匪势虽不张，然路劫时闻。惟河南一道较为安静，芝公遂欲送眷往豫。其时京师避难各官眷多至保府，起道南行，车价百金一辆尚不可得，只好暂住。然骏与芝公本意皆不过欲在近处观变，故未告假，而芝公更有试差一层可望，更不便告假。当时已微闻京官有过堂之举，当与芝公单车返京，偕领饷委员同行。十七日自保府启行，廿一日至长新店遇黄可霖，知天津已失，云銮舆即日西幸。进退维谷，暂住其地，发急足入城往探，知西幸之说已止不行，次日乃入城。而翰林院即于是日过堂，内阁六部亦次第举行，尚未误事，亦至幸矣。回京之后，略闻五月廿一日之事，盖自廿日召见王公大臣后，连日复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数次。然其时内计已决，无论无敢言者，即言亦徒起祸而已。廿三日端邸至总署约各国使臣会晤，各使皆以匪焰方炽不欲前来。德使克楞德不从，独乘舆而行，至途与武卫军兵相遇，兵众开枪毙之舆中。廿四日，适塘沽炮台被占，奏至，然奏中明叙炮台被占，却云击沉敌船两艘，又称黑夜看不分明。而谕旨即称为获胜。又以敌人无端肇衅，占我炮台，为衅自彼开，借为宣战题目，掩耳盗钟，殊不自觉。是日，命许侍郎景澄传旨，董福祥督兵围攻交民巷，禁城之侧雷轰霆击，火弹横飞，遂成亘古以来未有之变。是时，城内外教堂已焚毁净尽，唯西什库已逼近西苑尚未遭焚，而教士率城廂教民避居其中甚众，至是亦一律围攻。于是，宫城左右悉为战场。洋兵、教民紧守使馆一带各要害街口，并分兵占据城上数段，每于夜间开仗，炮声彻旦不

休。然其时拳匪已知不能闭枪炮火门，凡攻使馆多不上前，独董军围攻而已。其攻西什库则武卫军虎神营八旗兵丁，远远开炮轰击，拳匪殊不耐战，缘所持军器不过刀矛，教民等所持皆快枪，又殊死战，所谓大师兄、二师兄者，日见有伤亡，故不敢争先竞进也。拳匪至是其技^②已穷，当轴者殊不悟。内外城门皆令之把守。端、澜等并带匪在紫禁城内各等处搜查奸细，宫城诸门匪等掉启游行，出入无禁，武卫等军则分扎内外，日以抢掠为事。大如孙寿州、曾袭侯皆被劫掠一空，其余官民之家不可悉数。然多在城内东边一带，城外西南一隅较为安静。嗣经明旨，捕拿数人正法，稍稍敛迹。廿八日，验看月官改在吏部行事，堂官只陈桂生侍郎一人到署。事毕出署，在棋盘街遇甘军，指为奸细，先枪毙其顶马一人，将侍郎自车抓出，欲行杀害，为拳匪力救得免。是日，开仗正急，月官被枪炮者死二人伤数人。此后各衙门兵部则甘军驻扎，礼部则拳匪驻扎，刑部则拳匪把守监狱，户部则拳匪保护，钜库、翰林院则被攻毁为平地。东一带衙门皆将堂司各印存于内阁，办公则假禁城内朝房等处。百官入朝进署，悉进西长安门。炮弹且及宫城内外，有中堂愿君在午门前被弹打入腿者，一切公非题奏要件皆停不办矣。拳匪既不敢攻打使馆，则以搜查奸细捕杀教民为名，于官员，则指黄学士思永为二毛子，捉拿入狱。又指立尚书山为接济西什库教堂，逼勒上坛升表，称其形色仓黄，又称乩神降笔，指为奉教，亦交刑部，将其宅焚劫一空。又阿克达春及京荣、参将王燮被戕。最酷者，则将副都统庆恒全家戕害。于民间，则指称教民，勒令捐助银米，不遂即焚杀从事。又其后，则有乡间捉拿多人，指为白莲教，解交庄邸，不问情罪，绑赴市曹正法，凡三次，共杀一百余人。至是，众皆知其乱无底止，而当局者执迷不省如故，更有贪利无耻希荣干进者流，日至端、庄二邸呈递条陈，或迳上封事，大抵皆以推尊神拳，歼除洋人为辞。其最骇人听闻者，则蒋式芬一奏，请斩李鸿

章、刘坤一、张之洞三臣头，为通夷者戒云云。其最可笑者，则毓贤六百里加紧一奏，请将玉泉山、昆明湖水用法升高，灌入西什库教堂，以毙洋人之类。其最无耻者，则刘家模设壇^③（坛），自为大师兄之类。凡此之徒，直至洋兵入城，鸟飞数散，鸣吠始已，真可叹也！自五月廿四日攻打使馆，炮声每夜不绝，然所伤甚微。其附近民房则攻毁殆尽。董军死者数千，洋兵死伤殊鲜，而各公使皆无恙。会刘^④、张^⑤诸督抚联名电奏：拳匪宜剿，外衅不可开，语极剴切。于是，有遣送教士，保护商务之谕。而同时并发书与英、美、俄、日，其词极哀。然其时政令不一，交民巷并未停攻。六月初八日，九门尽昼闭，穷日夜之力，诸军更番并进，巨炮如连珠不绝。自是，董军锐气亦尽，然终未解围，亦不令他军助攻。十八日，天津失守，朝端大震，圣驾拟即日西幸，嗣因马玉昆在北仓获一胜仗，幸得扎驻，荣相又极力谏阻，遂止。此后，交民巷攻击稍缓，西什库则如故。启尚书秀保荐五台山僧道法精深，可胜攻打西什库之任。于是，远道迎至，端王、澜公皆交迎跪拜，至邸，试有小验，遂惊以为神。该僧索端邸坐骑，横刀立马，为关壮缪之形状而往。其时拳匪久惮西什库教民枪炮，每逢助攻，呐喊作势而已。至此，尽以为得有仙师之助，猛力向前。教堂中殊诧异之，疑果神，始放一排枪，轰毙廿余人。该僧怒马而进，再一排枪，人马俱毙。刚相亦尝亲自督攻，红帕蒙首，亦作拳匪装束，立马阵后，陡闻炮声，几至队^⑥（坠）马，为众扶掖而归。大凡诸人丑态多类此。廿三、四，以万寿节近，攻稍缓，然城中炮声仍时时有之。先此数日，董军获一交民巷中购物教民，送至荣相处。荣相讯问使馆中形状，释之令归，借通情意。得报，遣一译署章京往候。各使臣皆谓：贵国所谓保护使人乃如此。荣相奏其情形，意借此转圜。于是，以上命愧送西瓜、肉蔬等件，交民巷自此无战事。万寿节后，芝公仍回保府照料眷属，骏以尚未过堂，遂留京师，寓芝公宅中。七月

初三日，忽将侍郎许景澄、太常卿袁昶弃市，至其罪状则通国，次日始有明发谕旨。然止责离间之语，殊不见有可死之罪也。惟闻当宣战日，命许传旨攻打交民巷，上揽其袪，不令许泣下行，上亦泣，其死机盖肇于此。袁尝于总署座中言，此次召衅，非干大臣之过，皆王贝勒之过也。袁盖以言语取杀身之祸也。李秉衡于初一日到京请安，即召见，垂询机宜。李始颇以拳匪为不然，及袁、许见杀，顿易其词，谓团民宜分别真伪。于是，命帮办武卫军务，节制前诸军。十一日，李遂至通州，督张春发、陈泽霖诸军前进。张、陈两军皆甫经成军，并未操练，而陈尤不知兵。张至蔡村，一战而败，陈则不战而溃。其时洋兵分军越北仓而进，未几，北仓亦不守。裕帅自尽于马上，宋、马诸军皆退守保定，洋兵长驱而进。至十三日，始授合肥为全权大臣，然无便宜行事字样。合肥电辞。十七日，始有便宜行事之命，然无及矣。十六日，仓猝闻前敌败信至，闻圣驾于次日黎明启銮，惟西幸陕南、幸豫尚未定。败兵满城，城中登时大乱，乱兵纷纷劫掠车马，京官车马一时俱空。骏在旭庵处闻信，乃寻艾公商议行止，自此日即留艾老寓所。次日黎明，闻车驾已发，随扈军机章京有先至前途以待者，是日内外城门皆闭，音信不通，至午后喧传徐侍郎承煜启宣武门，出斩尚书徐(用)⑦仪，立山、阁学联元三人于市，其罪亦不分明。闻五月间，召见诸王大臣等时，立山坚称兵饷甚绌，不可开衅。又云“民心神道不可凭”等语。联元有“宜分别办理”之奏，其时即有宝石顶立御座侧者，叱云联元可杀。至是遂悉杀之。于是，总署汉堂官惟吴廷棻先奉差出京，侥幸得免，余悉被祸矣。直至十八日始知乘輿实尚未行，九门犹昼闭，外城惟彰义门⑧启门放出入。是日，闻李鉴帅在通州自尽，敌氛已逼都城矣。骏于十九日回炸子桥寓所，黄昏时雷雨大作，陡闻东北一带炮声陡起，如联珠开发，大炮震惊之声与雷声相乱，屋瓦窗扉皆动感，夜分稍疏，至晚复起，辨其声似在东南，心知

不妙，适于是日入直，往叩宣武门不得入，乃不回寓，迳至艾公处。至午间，闻炮声愈急，有一童子自西而东，大声呼唤云：洋兵已至天桥。拳匪追至菜市口杀之。日晡时接续大炮廿余声，如天崩地裂，盖洋兵已破沙锅^⑨、永定两门而入，分扑正阳、崇文两门，未陷，日已暮，据天坛、先农坛扎营。时传者皆谓系马安良自甘肃带来回兵，盖徒见印度兵缠头有类甘肃边外缠回装束，盖人人皆存侥幸之心，以自相愚惑，故皆信以为实。廿日黎明，力攻正阳门，破扉而入，直攻大清门，以至午门。诸门洞启，有礼部司员曾銜自部被乱兵逐出，迳入内至景运门，见军机大臣方入直，始告知其状，乃顾失色，群奔后门，则慈宁与上已出宫登车。慈宁携大阿哥坐一车，庆邸（庆王行至怀来奉命回京）跨轡，后妃同一车，微服出城，衣装皆不及携带。是日行七十里，至贯市，刚、王、赵三军机及诸王贝勒数人、庶寮皆不及随行也。洋兵既入内城，诸军齐奔后门，敌追至，肆力轰击，兵勇拳匪死者数万，尸与甬道相平。神武门大街店铺、居民房屋尽为平地，无辜被难者不计其数。廿二日，宣武门始破。闻先于十八日日本兵用采军旗帜号衣呼齐化门而入，入即登城立帜，而城内外晏然不知，殊可怪也。洋兵入城以后，即分兵划分地界，派兵入人家搜查军器，翻箱倒篋，遇银钱、时辰表及贵重之物，皆攫之而去。德兵后至，所分地界骚扰殊甚，有搬取一空者，又捉人充当苦工，不分官民一律捉拿，稍不如意，鞭挞流血。其在德界内者，多移至美界。美界内则自中秋后即不入人家，市肆渐渐开张，居民避出者稍稍归城，近来不觉其有兵象矣。城内则日本界内最为安谧。此次共八国之兵，其分地界尚未能清晰。惟外城自永定门以北，至西珠市口抵彰义门皆归美界；崇文门以西，沙锅门、骡马市大街以北均归德界；城内东、西四牌楼以北均归日本；其俄国所占地界，俄兵撤退，皆为德人所占；英国则自东珠市口、南至永定、东至沙锅东南一隅。城内尚有一段不能悉知也。

骏寄居艾老处，在达子营，地属美界，幸未遭荼毒。同乡中回南者仅聂揖臣，毛实君，余则临时避出者，除行踪稍远者，余悉回京，均住于美界内。大概近京官宅子迁徙纷纷，济急会中拟查明登报，江西单已送去，将来可取阅也。至和议一节，李相于闰月十八日到京，已数与各国公使会晤。然国数太多，众议不一，至今尚无头绪。余国尚可，惟德国本系挟忿而来，君相又皆喜事，殊不易说话。合肥宗旨，阴约俄国为外援，故此次俄兵先退，闻东三省所占地方均已让出，英、美、日则皆归重商务，皆有联和之意。然众人之事，一人梗阻，即有窒碍，殊不易之也。京师市面情形，自烧燬房后，地方大坏，又洋兵入城，匪徒乘机抢掠，店铺一空，城内外典当二百余家只存三家未动。米价至每包九两，他物称是。城内所遭更甚，拳匪所毁，官军所击，洋兵所焚，遍地瓦砾，不堪入目，其地则不能悉数。王府惟庆、睿、恭三邸未动。端王府被焚，余府及大家第宅多被占据，惟大内归日本保护，丝毫未遭毁坏。各衙门惟户部被焚，余皆占据，其文书案则悉于东长安门内付之一炬，日日焚烧，至今尚未已也。其外州县则良乡、通州被祸最惨。保定省城各国皆无意占据，德人执意前往，英、美、日等国乃牵率同行，庆邸命司道各官以礼迎迓。初到，尚未大扰，后有教民控告藩司延^⑩（廷）雍酷虐教士等情，乃取而杀之，并及武员一人。闻尚有向太原进兵之意，难未已也。外国前索祸首甚急，其人名则不能悉，其所注意者：端、庄二王，刚、赵两枢臣，毓贤、董福祥等。前虽有旨将端、庄等分别处置，然予谴甚轻，殊不能满意。庆王、李相覆奏后，尚未闻复命如何？车驾则闰月初八日自太原启銮前往长安，百官赴行在者寥寥。惟乱时避在外者，闻信奔赴，此刻大约已略集矣。前数日已放各省学差，芝公得贵州，余多系在行在想外闲已知之矣，不叙述也。骏自保定回京时，仅携夏衣数件，衣箱皆存同乡毛葆卿处，实君胞叔，今已不堪设想矣。在京之物惟书籍未动，余物

所失亦多。现在陈润翁在沪办济急、救急等会，京官回南者，同乡中不过四、五人，骏则以艰险备尝，不欲舍之而去，至赴行在一层，则难处甚多，亦不愿也，只好在京住守，以待和议之成而已。至用度一节，陈润老接济数十金，同乡中公款，刘、张、袁三督抚公款，皆得分润少许，支持今年，尚觉可以无虑。芝公前自京回保定，即于七月十一日送眷属至汴梁，而身自回京，半道得京中消息，亦即南辕赴汴，随即赴行在。仲宣家叔在津遭乱后，久不得其消息，今始闻其于六月十三日始出险，登轮至沪。闻其艰险百陪^②（倍）于在京者，然亦幸矣。京师自乱后，音信不通，今赖有济急会南来之便，得以附信，故详细叙述，以备登览。鹤来处竟不能再书，此信到后，务恳阅过，即送一观，如能自行一次更好。缘内中情形，恐未至京者不能悉解，能为一烦详述解说更好。尊事时刻在意。子舫住居德界，不知已迁避否？一俟平静，当往与之晤谈，即回飞告，断不敢遗悞，千祈放心，余不缕。此请升安，并颂。

潭福百益，

弟骏顿首

九月廿七日

铃“宋文元印” “宋荔秋” “小来禽馆”（张伯英） “宋荔秋印” “檐下尊者” “平心堂主”等印。

〔跋尾〕

中国自有清末叶，始而甲午辽东之败，继而庚子城下之盟，一蹶遂不可复振，推原其故，庚子拳乱由于戊戌变政之操切，戊戌政变由于甲午战败之激成，其积弱之原，实肇端于甲午之役。甲午一役，不计实害，徒务虚名，不能战而言战，胥在廷谋之失算。任其咎者，不在临敌之将帅，而在秉政之枢臣。当时政府主

战最力者为翁常熟^②（熟）。翁之主战，非有愤于强邻乃逼，思以战谋自存也。徒以乃兄抚皖发逆时，因失守城池，皖人攻之，致获重谴，因此视皖人为仇，而于合肥相国为尤甚。甲午事起，翁深知海军必不可恃，战则必败，败则可藉此以倾合肥，故置国事之利害不问，力主战局，以修夙怨。夫谋人家国，不度德量力，出以审慎，而但恃血气，以致僨事者尚难逃清议，而况明知丧师辱国，而仍藉此以阴售其报复之计者乎？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翁实为第一罪人。甲午以后，此其故夫人而知之，然人第知持战之柄者为翁，而不知为翁主谋者，更为南通之张季直也。据予所闻，张曾佐淮军统领吴长庆戎幕，吴故后，存有余帑十余万两，张欲报销朋分，格于吴夫人，不果行。吴部各将领以吴夫人尚明大意，顾张乃吴夫人之不若，遂群薄其为人，更无礼而聘者。张以不齿于各将领，乃视淮军如仇，每思乘隙报之。适翁以修怨合肥主战。张恃为翁所重，又为其同乡，乃迎合常熟，力为主谋，助其成以泄其愤，衡以春秋诛心之律，其飞厥与常熟维均，顾内容秘密，故为清议所不及。顷读越千友生示绳^③伯先生长札，详述拳匪时事，不禁感触及之。因思翁与张一时之诛殛虽免，千秋之舆论宜彰。我辈论世衡人，义不当忽，因附记札后，愿读此札者知中国今日之不可收拾，翁、张不能逃其罪，徒太息痛恨于端、庄、刚、赵诸人也。志青勿。 铃“冯汝玠印”。

庚子之乱为清代亡国之最大原因，与戊戌变政实有因果关系。拳匪发难，立时扑灭固甚易易，乃西后以戊戌变政深嫉德宗，主张废立。外人啧有烦言，张文襄、刘忠诚亦以关系各国视听，联电力阻，废立事未能实现。西后益迁怒外人，苦无力抵抗。适漪、刚等以拳匪神术能御枪炮，进西后，乃利用之，致酿成奇祸，赔款之鉅，空前绝后，因以大失人心。辛亥一役，不崇朝而土崩瓦解。清祚之斩，非无故也。近阅越千君所藏绳^④伯先生

手札，述北京当年情形甚详，故国沧桑，不无离黍之感，追原祸始，西后之罪岂能末减。聊志数语，以供异日史乘之资料焉。

甲戌（1934）仲秋铁岭高友唐识 钐“高友唐”印。

庚子之役，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余在京目睹其事，时余正充正蓝旗官学汉教习，地址在东城新开路。学中即为拳匪盘踞，一举一动皆得其真。攻东交民巷时，每早学院中皆落无数子弹，非用棉被遮窗不能睡觉。而每日夜，拳匪搜杀二毛子均在院内，臭气薰人，其苦可知矣。当日曾有日记，录事颇详，惜于役湘中，此稿堕入洞庭湖水内，后亦记忆不全，遂不复录。及观各种记载之书，于拳匪如何发端，多未考明，不知实为长、胡、白、黄四仙家捣乱也。长者，蛇也；胡者，狐也；白者，刺猬也；黄者，黄鼠狼也。四者北人皆呼之为仙，奉之为祀。因京津修铁路，四家巢穴多被捣毁，香火因之亦废。呼吁无门，乃上告天廷，遂成此乱。己亥之冬，有深州王姓者，与胡三太爷有缘。胡三太爷者，乃狐之长，曾受勅封，在宫中管理一切文卷者也。胡为王言之，王知事之非虚，故屡向同学教习毕君石卿及余谈此事，谓明年有大乱，如得京朝官，将以上情形据实入奏。有旨复其香火便可无事。光天化日之下，孰敢明言取祸，不料竟作此狡狴也。当初起之时，朝廷未必以为然，及遣刚毅等赴涿州查看，回奏孝钦，渐有活动之意，然尚未敢深信，嗣由庄王请旨，令大师兄上法入宫演习，孝钦亲自命枪不中，然后深信不疑。自时厥后，出入宫闱，无论何处皆许自由行动，为所欲为，不可收拾矣。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者，洵不诬也。余观声伯同年此札。叙述极为详明，皆余所亲见亲闻，无一字虚假。但所得不过十之四五。当日之情状，有令人可惊可笑而笔不能殚述者，尚不知凡几，余姑补充一二。以上所述，无论矣。即以团匪之名称论，上有王团、公主团之别，下有兔团，龟团之异。王团又分龙

团、虎团。端王之团名龙团，首帕皆红中间黄。庄王之团名虎团，首帕皆红中间紫，公主府之团名仙团，帕首则红中间蓝。至于兔团则一色白，龟团则一色黑。以此为标帜，招摇过市，举国皆狂。盖拳匪别无符号，帕首腰刀，胸前贴太上老祖之灵一小条而已，故各团必以他色之衣为别也。其人则老幼、大小、男妇皆有。老者六、七十，幼者仅七、八龄。居然一跃而神，令人百思不得其故，此非妖孽而何？越千先生属余跋尾，余乃叙述人所不知，而真于国家气数有关者，拉杂书此，以俟异史氏之采择焉。时乙亥（1935）立冬日，三台肖方骏蛰公，记于旧京西兵马司之息园，距庚子已三十六年矣。抚今追昔，为之黯然。

铃“息园六十后作”印。

铃“东涯老屋”印。

庚子拳变，东南以互保而免波及。予时里居，于出都避难者，得闻梗概。老友陈璞完归自天津，特于津状觐缕。一日，有黄连圣母乘八人轿至督署，督为升炮，启仪门迎入，肃之上座，而自拜跪于下。圣母安坐不动，略伸一手曰：“起，免礼。”所谓圣母者，侯家后土妓也。王少沂闻而歎歎。其他奇形诡状，璞完云有记载。今璞完已为古人，遗墨星散，倘与此札并存，一详于京，一详于津。皆有裨旧闻也。志青推本乱原归咎翁、张为诛心之论，嗟夫！自古殃民误国者，孰非起于一念之私，可胜叹哉！龙友同年所记，悉其当时目睹。妖由人兴，信夫！越千先生出示此卷，为志获观之岁月云。丙子（1936）立秋后二日，铜山张伯英挥汗书。

铃“伯英之印”、“彭城张老”等印。

违言母子能招乱，互保东南亦虑孤。新旧人材无一可，杜鹃血泪祇摸胡。题奉越千学兄正之。雪桥扬钟羲 铃“擎左庐”印。

千言书寄谁为写，满纸凄风苦雨声。我亦当年居大学，危乱触忌遂南行。札字纤秀，疑出女子手写，正误处似声伯笔也。庚子之乱，余读书京师大学堂，季考以义和团剿抚议命题，切言乱民害国，应亟剿。榜发，列前茅，同学旗人某以语团将不利于余，得讯，遂南归。被难师门痛许刘，丹以碧血各千秋。冷摊收得三忠札，雪夜闻看涕泗流。去冬，获许、袁、联三公手札，装此成册，洒泪跋之。越千仁兄属题赋此志慨。

丁丑（1937）初夏，退谷周肇祥
钤“后谷”、“肇祥长寿”印。

钤：“御赐志励朴志”印。

南丰赵声伯书札，所记庚子拳乱事甚悉。南省所流行之《拳匪纪事》、《拳匪记略》诸书，莫能望之。惟于宫闱王公笃信之故，未为掀露。而五月初一日捐电车铁轨。初三日戕杀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两宫西幸先推堕珍妃于井，诸大端未为记录，则闻见偶有所弗及也。《中庸》有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世人目拳匪为妖孽，夫拳匪，特愚民与教民相仇，政府不能享平，始铤而走险耳，岂足以言妖孽。彼王公贝勒寡执卿贰，横刀跳踉，杀人如麻。政教法令，列邦要信，一皆抛弃，卒至欧美诸国哀兵捆挐，喋血京师，其为妖孽，果何如也。辛丑以后，至宣统辛亥十年中，亦如人弥留之际，口吟舌言、支体如冰，其实亡已久矣。邦人君子，其毋再为妖孽哉！

戊寅（1938）九秋 冯恕 钤“公度”印。

钤“□愁可解”印。

今日沧桑，昔年梦幻，一齐赶到毫端。慨虫沙浩劫，欲避也应难。听天上，雷车四走，中原鼎覆，何地偷安。似吞声，杜陵野

老，泣遍江干。旧京痛史，读长牋，无限辛酸。看沃火藏篝，胡尘霄纲，去往同艰。剩有琼阴危塔，风铃语悽诉凋残。更卢沟斜月，桥边夜半啼鹃。

越千贤弟以卷子属题，久置案头，未之报命。今则困居陋巷，闻见益非，填扬州慢一阕，即希正可，以见近日心情百无聊赖也。

己卯（1939）长夏，七十三叟武昌彭一亩甫稿

钤“彭一亩长寿”、“鬯主”印。

钤“辛巳”印

光绪庚子之夏，余在江阴节署，时甫胜衣就傅，先公恒与先母共阅报纸，论时事，忧愤形于色。余年虽幼，亦心窃识之。壬寅入都，和局初定，气象一新。士大夫非复曩时议论矣。四十年间，白云苍狗历历皆在心目，综厥先后而推夫得失之迹。其始也，误于当国之庸暗谬妄，徒逞意气而不辨事理。及巨衅已成，相顾束手。惩羹吹虀，矫枉过正，仇外一变而为媚外，其失维均。然当时号称识时务者，亦不得辞其咎也。拱手揖寇，同仇之谓何？岂爱国之士所忍出哉！欧人之论兹役，亦深责教会之闇于大体，而斤斤以劳师远伐为不可，其卒能偿其所欲，固始愿所不及也。然自此知大福之不再，瓜分之谋不敢更萌。义和团之有造于中国者又若此。所可叹息痛恨者，中国之纪纲自此坠解，民情自此摇惑。相承以首鼠取巧为能，以坐观成败为高，国家之所以巍然自守，确乎不拔者，沦胥以尽。庚子一役，所以系乎兴亡之臣者盖如此。我生不辰，逢此百罹，观赵君书札，益令人尽伤世变，因为缀论而志之。

重光大荒（1941年）落春日，瞿宣颖跋尾。

钤“瞿宣颖”印。

庚子之乱，余随官在晋，曾经目睹，今已五十年矣。阅赵声伯舍人长函，不胜感喟，特题一律于后，请荔秋吾兄正之。无端妖孽

起神拳，回首当年思惘然。碧血丹心悲紫阁，凄风苦雨说黄莲。
权王猖獗开仇衅，国运迍邐忆昔贤。读罢辛酸多感叹，故都痛史
记长笺。

戊子（1948年）仲冬，阳新石荣璋题于蓉城仙馆。

钤“石荃年”印。

钤“小潜采堂”印

国柄潜移属牝鸡，蛇神牛鬼上林栖。苍黄车驾离宫日，宵井孤鸳
夜夜啼。慈禧于出宫时迫珍妃投井，此未之及，盖事涉宫闱，外
间尚未能知此惨变也。可补前朝史策疏，密行细字一封书。燕都
旧事谁能记，有客城南守蠹鱼。

荔秋贤友笃古好学，获藏此卷，出视索跋。前辈题识如林，
窃缀拙句，以得附名卷尾为幸，不遑计工拙也。

己丑（1949年）初夏，山阳朱鼎荣识。

钤“鼎荣写记”印。

钤“贲瘤子”印

联军八国逞雄威，天地阴霾昼合围。我是当年逃难者，临风洒泪
吊灵飞。

己丑五月下院^⑤（浣），寓居偶见荔秋兄所藏王越千弟旧得赵
声伯述庚子拳事书长篇，有感于中，漫成二十八字七绝，以附其
尾。

湖北沔阳陆和九题于北平 钤“和九”印。

庚子余年才十四，今忽忽五十年。纸墨如新，沧桑万变。不惟作
者早成故鬼，跋尾诸人亦零落殆尽，循览再过，不胜慨然。庚寅
（1950年）中秋，荔秋属北溟书后。

钤“陶北溟”、“金轮精舍”印。

许袁三奏殉京师，内地长江赖保持。我亦集成金鉴卷，伤心

清祚此潜移。 庚子到今五十载，希夷怕见五更头。联军尘又扬东海，垂老遗民独杞忧。

荔秋仁弟属题 邵章八十作。

钤“倬厂八十后所作”印。

妖孽何为惑众心，岂知大乱辄相寻。亡清社屋都缘此，外侮方张痛至今。

荔秋老友属题。

罗惇曩 钤“老后”、“酸丁”印。

一卷琅玕纸，数千言，玄黄野战，纪来庚子。讖应红巾妖乱起，王室须臾如毁。新世界，重开元始。岂有神明供驱遣，莽江山，抛掷如儿戏。天下事，竟如此。黔驴本自无它技。只盈庭、权奸孽席，排除异己。守汴郭京先例在，覆辙依然相似。更演出，千秋国耻。纵火城门池鱼祸，累群贤枉堕新亭泪。存此稿，作心史。

荔秋先生以赵声伯长函属题，为填金缕曲一阕，即希正之。

癸巳（1953年）花朝，静海高毓澎 钤“士潜”印。

庚子之乱，声伯丈在京师，多所闻睹，故记之綦详，为研究近代史最宝贵之史料。从函札字句间有脱误处，可想像当时人心之皇皇惴惴，大祸不知依于胡底也。荔秋兄出此卷属题，乃于返粤之前夕，依装勿记数语归之。

甲午（1954）秋商承祚于北京 钤“商承祚印”章。

民初，余在东华史馆，屡闻声伯先生谈论碑版，并及义和团事，令人神王^②（往），今荔秋仁兄持此卷属题，细读一过，可与曩言互证也。声伯先生作古已多年，余幸不死，能及身亲见由新民主主义直趋社会主义过程，摧抑诸帝国魔力，仍主和平，较前入老福增万倍矣。荔秋仁兄，其振刷自新，勿为旧闻所痼。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日徐森玉。

钤“徐森玉”印。

钤“平心堂”印。

溯自余甫十四龄即来京研究碑版之学，得与当代名流论交缟紵，春风煦物，受益良多。嗣获赵声伯舍人叙庚子义和团长札，记事特详，洵为近代宝贵史料。因思在京诸友多为文坛老宿，特请赐予题跋，藉留鸿雪，兼志雅谊，今越三十余年，硕老耆英，多已仙逝，每忆旧游，展阅此卷，如承髣髴，爰数行之墨迹，辄三覆而低徊，自应什袭珍藏，永留纪念。诸公言论攸存，当与此卷同不朽也。

公元一九五五年乙未九月十日，冀县宋文元荔秋志于北京。

钤“宋荔秋”、“宋文元印”、“荔秋长寿”印。

此卷曾经劫火红，楚弓楚得未俄空。自新勿为旧闻痼，徐老斯言我赞同。

荔秋老友属题 陈邦怀 钤“陈邦怀”印。

一九八二年元月，启功获观敬识，岁月时在北京。

钤“启功”印。

余藏赵山木小楷成扇，浩劫中幸未失去，今覆见荔秋书友所藏此卷，有关史实尤可宝，此亦浩劫之遗也。

一九八二年春，常任侠读后记，时年七十有九。

钤“常任侠”印。

旧京痛史记长笺，无限悽辛无限酸。奸孽当朝胡尘网，开门揖盗纪纲残。迢迢国运悲紫阁，外侮方张忍坐观。国耻千秋成恨事，

不堪回首话当年。

荔秋老哥笃古好学，获藏此卷，出视索跋。题识诸公均邃学名流，余得附名卷尾，实为幸甚。漫缀五十六字，即希两政。

丙寅（1986）年上元节，周惠民题于秦瓦斋之纪砚轩，时年七十有四。

钤“周郎”、“惠民”印。

拳匪初起，弗待智者而知其漫诞，然载漪、徐桐辈欲借之以遂其废立之谋，用酿巨变，自此，无敢谈攘外者矣。

越千以赵声伯舍人在拳乱后围城中致友人书稿属为跋题，同题诸君皆年辈甚高，当时闻见所及，言之能裨掌故。予生也晚，当拳乱才周晬耳。旧闻轶事，予何知焉。因睹志青所论蔽罪常熟，不知训注妄贪天功，非关牛李之党，爰亦推究本末，题小诗于卷中，越千勿哂其空言也。

十万横磨气偾兴，谁知奥处有依凭。
已闻飞虎戕唐庆，座遣鸣驺误竞陵。
定策当年人共愤，吹蓬异日事犹惩。
子崧一录遗闻在，莫向熙丰论党朋。

昌 泗

注：

①适庵，叶适庵，赵世骏之友、亲戚。

②端，端王载漪，清宗室。

③庄，庄王载勋，清宗室。

④澜公，载澜，清宗室，辅国公。

⑤刚，刚毅，字子良，满洲正白旗人。光绪间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⑥启，启秀，字颖之，满洲人。光绪间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

⑦徐，徐桐，字荫轩，汉军旗人。光绪间官至大学士。

⑧赵，赵舒翘，字展如，陕西西安人。光绪间官至刑部尚书。

⑨立山，字豫甫，满洲人。光绪间官至户部尚书。

⑩许，许景澄，字竹筠，浙江嘉兴人。官至吏部侍郎。

⑪袁，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官至太常寺卿。

⑫原缺。

⑬原误，当为“坛”。

⑭刘，刘坤一，字岷庄，湖南新宁人。官至两江总督。

⑮张，张之洞，字香涛，河北南皮人。军机大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⑯原误，当为“坠”。

⑰原缺。徐用仪，字吉甫，浙江海盐人。累官兵部尚书。

⑱彰义门，即今广安门。

⑲原误，当为“窝”。沙窝门即今广渠门。

⑳原误，当为“廷”。廷雍，字邵民，满洲正红旗人。官至直隶布政使。

㉑原误，当为“倍”。

㉒原误，当为“熟”。翁常熟即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

㉓㉔原误，当为“声”。

㉕原误，当为“浣”。

㉖原误，当为“往”。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部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